

东北地方戏

王宝钏

飞鹰改编



• 东北地方戏 •

王 宝 钏

飞 鹰 改 編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五段二人轉，全是王宝釧的故事。

王宝釧是丞相王允的三小姐，她爱上了花郎薛平貴。二月二拋球选婿时，故意將彩球拋給薛郎。王允嫌貧愛富，不守信义，最后，王宝釧与公三叔掌，离开相府，到寒窑与薛成亲。

不久，薛平貴到西凉去参加衛国战争，新婚夫妻不得不暂时分別。

薛平貴自从走后音信皆無。十八年后，王宝釧托鸿雁捎书，平貴見信才連夜归家，在武家坡遇見王宝釧，夫妻又得團圓。

这个故事，表現了古代妇女忠于爱情、甘受貧困、不向封建权势妥协的优秀品質。

另外，这些唱詞当大鼓演唱或当唱本看都可以。

王 宝 釧

飞鵬改編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印張·13,000字·印数：1—26,105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0·218 定价(5)0.07元

目 录

花 园 会.....	1
彩 球 記.....	5
平貴別窖.....	8
鴻雁捎書.....	11
武 家 坡.....	14

花园会

鹅毛飘飘遍地白，
梅花朵朵满园开，
瑞雪纷纷随风舞，
花香阵阵扑鼻来。
三姐绣楼心烦闷，
带领丫环下楼台，
主仆来在花园外，
丫环上前把门开。
往日里万紫千红今何在？
眼前只见一片白。
抬头看，好象柳絮枝头舞，
那来的银珠洒瑶台？
你看那枝头出现红颜色，
朵朵梅花竞雪开。
梅花儿吐蕊喷芳正开放，
宝剑我心花可得何时开？
想我父身在当朝为首相，
高堂母为祈福吃过长斋。
膝下只有我们姐三个，
最疼的还是三女孩。
大姐二姐早出嫁，

三姐何时鸾凤谐？
从古来只听说红颜多薄命，
有几个女貌配郎才？
奉圣命二月二招赘抛彩，
相府门前搭起彩楼台。
眼看着正月将尽二月至，
三姐我心如乱麻理也理不开。
到那天真能够找到一个知心的乘
龙婿，
今生今世有安排；
倘若是遇上了苏龙魏虎辈，
还不如早到泉下黄土埋。
花园中闷坏王三姐，
小丫环一旁把口开：
“趁老爷上朝面君他不在，
咱何不花园外边散散心怀。”
王宝剑点头说声好，
小丫环忙把后门开。
主仆俩走出花园外，
见一个讨饭花郎躺在当街。
王宝剑命丫环将他唤醒，

將花郎帶進花園來。

三姐問：“你因何卧倒在花園門外？”

那花郎聞听此言忙把头抬。

乍一看疑是神女离洛浦，

莫非是捧心的西子走下姑苏台？

只見她翠鈿明珠头上戴，

鬢边斜插紫金釵，

黑油油头上青絲如墨染，

粉扑扑芙蓉面杏臉桃腮，

弯曲曲兩道柳眉眉分八采，

碧盈盈一对杏眼眼現黑白，

一点点櫻桃小口微含笑，

密植植口内銀牙上下排，

勻整整双双俊耳分左右，

亮晶晶一对銀环墜双腮，

上身穿日月龙凤綉金襖，

下身扎八幅罗裙巧匠裁。

一迈步露出金蓮瘦又窄，

穿一双龙头鳳尾綉花鞋。

看罢多时深施一礼：

“雪大風寒难得小姐到这兒來。

难人姓薛名平貴，

祖居就在長安街。

只因父母下世早，

流落他乡苦难挨。

自幼学成文武藝，

因此立志投軍來。

怎奈魏虎無俊眼，

不識風塵落魄才。

將我攆出轅門外，

只好乞討到長街。

腹内無食难行路，

因此暈倒被雪埋。”

王宝釧听罢一席話，

上下打量小英才，

一頂旧巾头上戴，

眉清目秀唇紅齒白，

身穿一件开花襖，

二足穿着破草鞋。

他似蛟龍未得水，

猛虎怎能离山崖？

真是英雄沒得第，

一顆明珠染塵埃。

能与英雄結恩愛，

真是女貌配郎才。

有心上前說句話，

丫环在此口难开。

“丫环哪！你看那花郎冻的哆哆

战，

你还不快去取件棉衣來。

再拿上紋銀二十兩，

送与他回家买米柴。”
小丫环答应一声回楼去，
王三姐慢启朱唇把口开：
“方才你说家乡与住处，
姓什名誰也講明白，
不知你兄弟姐妹有几位？
你排行在几对我說来。”
“难人我上無三兄下無四弟，
更無有姐妹女裙釵。
薛門只有我这一条后代，
时运不佳流落在長街。”
“不知你自幼娶妻誰家女？
膝下有几个小嬰孩？”
“誰家小姐能嫁我？
無有妻子那来嬰孩？”
聞听他尚未訂亲眷，
不由三姐我喜在怀。
能与此人成婚配，
琴瑟永調百年諧。
待我把抛彩之事对他講，
却怎么兩朵紅云上双腮？
若是不把此事講，
机緣錯過不再来。
細思想要与此人訂下終身事，
我的父一定要把嘴气歪。
他要是不能許我嫁薛平貴，

豈不是亲生父女把臉掰。
婚姻本是終身大事，
怎能够任人摆布似泥胎。
奴本是奉聖命招贅抛彩，
有言在先講的明白：
誰要是接着彩球我就与誰天地
拜，
我父他不願意也說不出来。
想到此尊声：“相公……”又閉
口，
平貴說：“小姐有話只管說来！”
“我有心与你……”
“与我怎样啊？”
“我有心与你成婚配，
不知公子可称心怀？”
平貴聞听這句話，
如夢如癡口难开。
“你的父本是当朝一首相，
怎能够讓你自己把夫擇？
你本是相府一位千金女；
难人我家貧如洗缺米無柴。
小姐怎能嫁貧汉？
鳳凰怎能落土台？
你本是花中牡丹多嬌貴，
怎能够与我蘭草一盆栽？”
三姐說：“我是深閨一弱女，

你是風塵俊英才。
說什麼你貧與我貴，
夫妻同心百年諧。
牡丹花也要有蘭草配，
花紅草綠正好一盆栽。
公子你不知其中故，
听我從頭說明白：
我的母生我們姐妹三個，
金釧姐、銀釧姐早把夫擇，
大姐她嫁給蘇龍老奸鬼；
二姐她嫁給魏虎老蠢才。
我的父為我終身事，
相府門前搭樓台。
二月二彩樓去拋彩，
要我自己選英才。
你要把彩球接在手，
咱二人配成夫妻永不分開。”
平貴說：“多蒙小姐你抬愛，
如此美意我永記心懷。
二月二你到彩樓去拋彩，
王孫公子擠滿街，
彩樓下邊人山人海，
我怎能把彩球接過來。
倘若是彩球落在旁人手，
你豈不空將深情換悲哀。”
三姐說：“此事不妨碍，

到那天你放心只管來，
怕什麼彩樓之下人山人海，
怕什麼王孫公子擠滿街，
我有一條絕妙計，
一定能將彩球拋在你的懷。
我望東虛晃假意拋去，
那些人一定全都往東搶來；
公子你站在西面不要勁，
我就把彩球往西拋來，
那些人轉身再往西邊跑，
五彩球早就落在你的懷，他們算
白來！”

平貴連說：“好好好，
小姐的妙計我記心懷。”

二人正然來講話，
丫環取衣走回來。

平貴慌忙接在手，
辭別小姐要走開。

小姐一見把手擺：
“公子！公子！你回來。”

“小姐還有什麼話？”

“方才之話莫忘懷！

千千萬萬別失信，

二月二日接彩來。”

“平貴不是無義漢，
不能做王魁負裙釵。”

平貴說罢出園去，
三姐回到綉樓來。
暗祝蒼天多保佑，

刘阮早日会天台。
“花園贈金”唱完畢，
“拋彩选婿”下段來。

彩 球 記

二月初二龙抬头，
相府門前搭彩樓，
若問搭樓为何故，
小姐今日拋彩球。
彩樓下边人拥挤，
人山人海不断头。
忽听一陣人喧嚷，
原来是王三姐上了彩樓。
只見她头上青絲如墨染，
金花銀花戴滿頭。
桃腮粉面櫻桃口，
柳眉杏眼元宝耳朵。
身穿日月龙鳳襖，
怀中抱着五彩球。
王宝釧从上往下瞅，
彩樓下俱是許多頭。

也有官員和商客，
也有公子与王侯，

也有高，
也有矮，
也有胖，
也有瘦，
也有黑，
也有白，
也有俊，
也有丑，
也有那二十來岁俊小伙，
也有那五六十岁大老头，
已經白了頭，
還要娶大妞，
越老越風流，
他咋不知愁！

再往西面送二目，
見一个花郎也在里头。
生得眉清目又秀，
虎背熊腰雄糾糾。

正是那花园巧遇的薛平贵，
我二人情投意投两相投。
我不嫁官员和商客，
不嫁公子与王侯，
终身愿许薛平贵，
恩恩爱爱到白头。
想到这假意向东抛，
众人都跑到东边来抢彩球。
薛平贵心中有数他没动，
王宝钏照准平贵抛彩球。
平贵把彩球接在手，
怀抱彩球乐悠悠。
薛平贵这里刚要走，
王宝钏迈步下彩楼：
“慢着走来慢着走，
我父面前去叩头。
公子门外将我等，
我先进去报根由。”
迈步就把府门进，
见了父亲忙叩头：
“孩儿今天去打彩，
有一个讨饭花郎接了彩球。”
丞相一听心不悦，
大骂一声：“贱丫头，
公子王侯多多有，
为什么往花子身上扔彩球？”

拉倒罢来拉倒罢，
咱拿金银换回彩球。”
三姐说：“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走，
高门贵户不如情意投！”
丞相一听心好恼：
“你真给为父把脸丢！
你大姐嫁苏龙，二姐嫁魏虎，
荣华富贵几千秋。
偏偏你要把花子嫁，
真是一付穷骨头！”
“休说薛郎身贫贱，
他本是有志英雄未出头。
那韩信不得志乞食漂母，
到后来登台拜帅胜王侯；
苏季子未得志在家受辱，
到后来六国封相世代传流；
汉张良也曾纳履草桥下，
姜子牙也曾在渭水河旁垂钓钩。
爹爹你不重人才只贪富贵，
那知道赤水明珠尚未收。
女儿说：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走；
你偏说：女儿给你把脸丢。
荣华富贵我不爱，
但只愿夫唱妇随几千秋。”

丞相越听越恼怒：

“你頂撞为父不知羞！

三从四德你不懂，

孝順二字一旁丢。”

“休怪孩兒不孝順，

你嫌貧爱富怎不害羞？

我本是奉聖命拋彩招婿，

打着誰就与誰过到白头。

今天我打着薛平貴，

你叫我退亲毫無来由。

女兒不孝是我的錯，

爹爹你違抗君命要断头！”

一句話气的丞相渾身抖，

大罵：“不孝的三丫头，

你願嫁来你就走，

为父不再把你留。”

三姐聞言往外走，

“回来！”

王丞相大吼一声似牯牛：

“小奴才！

快把宝衣全脫下，

穷骨头怎配穿輕裘。”

三姐說：“身外之物有何用，

都給你，宝釧我一件也不留。”

从身上脫下来日月龙凤襖，

再解下山河地理八幅罗裙一旁

丢。

丞相一見气炸肺：

“小小年紀太調猴！

来！来！来！咱們父女三击掌，

从今后你再別回相府里头！”

三姐連說：“好好好，

我死也不回相府的綉楼做牢囚。

我这就到后堂去辞別我的高堂

母……”

“回来！

你母亲沒有你这个不孝的丫头。

要走你就馬上走，

相府不許你再停留。”

回头再把家人叫：

“家人仆妇听根由，

老夫人要問宝釧那里去，

就說她今天墜了楼。

那个說了真話，

四十皮鞭身上抽。”

宝釧說：“不讓我見我不見，

女兒我一刻也不停留。

今天宝釧我出相府，

破瓦寒窑度春秋，

餓死也不把相府的米来借；

渴死也不把相府的水来求，

久以后我母去世我穿重孝；

你若是死了我穿紅綢。

为什么不給你穿孝？

咱父女之情一笔勾。”

兵乒乒父女三击掌，

王三姐走出相府大門樓。

見了丈夫薛平貴，

从头至尾說根由。

夫妻二人無處奔，

破瓦寒窑把身投。

不拜天来不拜地，

給灶王老爷叩个头。

寒窑就把洞房作，

成就百年鸞鳳儷。

这就是一段“彩球記”，

“平貴別窑”在后头。

平 貴 別 窑

西凉發兵侵中原，

强夺我国錦江山，

一声叱咤風云起，

烟塵滾滾漫边关。

国难岌岌如彘卵，

黎民惶惶似倒悬。

朝廷上吓坏了昏庸主，

田野里急坏了好兒男。

昏庸主金鑾殿里吓得团团轉，

好兒男摩拳擦掌急待靖边关。

恨昏君挑选了無能的苏龙、魏虎

为元帅，

他二人又施陰計英雄平貴做了先

鋒官。

披挂整齐正要赴国难，

猛想起寒窑里的王宝釧。

催战馬紧紧加鞭如电掣，

紅鬃馬登开四蹄似輕烟。

霎时来到寒窑外，

翻身下了馬雕鞍。

三姐聞听馬鈴响，

心里想騎馬的人怎么下临寒窑

前？

用手开开門兩扇，

呀！

那来的英姿勃勃一官員？

只見他一頂銀盔頭上戴，
雪花的征袍身上穿，
护心宝鏡寒光閃，
拌甲絲縈系胸前。
三姐看罢开言道：
“薛郎怎么榮耀还？”
平貴說：“只因我降了紅鬃馬，
万岁封我后軍督府来做官。
不料想西凉外国犯边境，
要夺我国錦綉河山。
你父上殿奏一本，
保举了苏龙、魏虎二昏官。
苏龙、魏虎为元帅，
为夫我改做先鋒官。
因此回家別三姐，
目下就要奔三关。”
三姐聞听这句话，
泪珠滾滾洒胸前。
手指相府高声罵：
“爹爹做事理不端，
一棒打散鴛鴦鳥，
打的咱夫妻北的北来南的南。
只會想夫妇同偕老，
那知道半路不团圓。
丈夫如今去作战，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回还。

抛下为妻人一个，
在寒窑怎么度荒年？”
“三姐不必泪滿面，
听我从头說周全。
你父与我仇結下，
害得咱夫妻不团圓。
今天我从軍去作战，
但願早去早回还。
我与你留下十担干柴八斗米，
留給你寒窑度荒年。
守得住来將我守，
光陰难度另找夫男。”
“你与我留下十担干柴八斗米，
留給我寒窑度荒年。
夫妻恩爱情意重，
就是餓死也不另找夫男。”
“三姐你待我情意重，
为夫我永远記心間。
我走后柴米要用尽，
你回到相府把身安。”
“薛郎啊！
我与爹爹三击掌，
餓死也不把娘家还。”
平貴連說：“好好好，
好个剛强王宝釧，
可敬可敬真可敬，

心如鉄石意志堅。
為夫出征去作戰，
不定幾年才回還。
久後柴米要用盡，
你就在窑前窑后、
窑左窑右、
漿漿洗洗、
縫縫縫縫掙吃穿。

單等為夫回家轉，
挨門挨戶去問安。”
正是夫妻來講話，
中軍前來把令傳：
元帥今天點大卯，
誰要誤卯不容寬。
那個一卯不到場，
重重打他四十鞭；
那個二卯不到場，
重重打他八十鞭；
那個三卯不到場，
頂上人頭挂高竿。
平貴答應說：“知道。”
心中好似鋼刀剗。
辭別賢妻往外走，
王三姐上前拉衣衫：
“薛郎今日離家去，
為妻送你到窑前。”

夫妻二人出窑外，
三姐不住泪漣漣：
“頃刻夫妻要分散，
怎不叫人心痛酸。
薛郎一路多保重，
免得為妻挂心間。
但願你此一去馬到成功旗开得
勝，

灭賊靖邊奏凱還。”
送夫送到三岔路口，
“賢妻趕快把家還。”
忽听三声大炮响，
吓坏平貴与宝釧。
大炮好似無情劍，
斬斷夫妻不團圓。
流泪眼对流泪眼，
斷腸女送斷腸男。
宝釧难舍薛平貴，
平貴难舍王宝釧。
王宝釧拉住韁繩不松手，
急坏平貴薛家男。
擎宝劍忙把韁繩斷，
催馬加鞭一溜烟。
一見丈夫他走远，
二目含泪把家还。
进窑来关上門双扇，

但願夫妻早團圓。

这本是“平貴別窑”唱到此，

下一回鴻雁把信傳。

鴻雁捎書

朵朵白云飄滿天，
陣陣秋風透骨寒，
行行大雁空中過，
片片紅葉落窗前。
清晨無米難做飯，
武家坡前把菜剋。
自從薛郎投軍去，
轉眼之間十八年。
寒窑受苦十八載，
不知何日得團圓。
三姐我走出村庄外，
無有閑心把景觀，
恨杜鵑不住聲的耳邊叫，
声声叫的我心發煩。
猛抬頭見對面有個騎馬漢，
看樣子好象我夫男，
我照着那人擺擺手，
那个人揚鞭打馬奔了正南。
羞的三姐我頭低下，

眼前閃出個大銅錢。
走到近前忙拾起，
拔下銅簪穿大錢。
左穿右穿穿不上，
原來大錢少了半边。
我把大錢扔在地，
大錢笑我，我笑大錢，
大錢笑我沒夫主，
我笑大錢缺半边。
單等我夫回家轉，
看看你圓是我圓！
行行走走來的快，
武家坡不远在面前。
挖了一棵曲麻菜，
又挖一棵醋溜酸，
曲麻菜好比我王三姐，
醋溜酸好比我王寶釧。
單等我夫回家轉，
吃口苦菜也是甜。

三姐我这里正挖菜，
忽听大雁叫声喧。
“听人说鸿雁能够传书信，
鸿雁哪！你可替我把信传？
你若能传书就落下地，
你若不能就在天空悬。”
你说鸿雁怪不怪，
飞到我怀前不动弹。
它对我不住把头点，
就象对我把话谈。
我这就与薛郎把书写，
求你将书信带出三关。
武家坡那来的文房四宝，
倒叫三姐好为难。
低头细想有有有，
我何不写封血书寄边关。
含泪咬破我的中指，
回手扯下半幅罗衫。
未曾修书信满面，
行行血泪洒书篇，
上写着：“薛郎我夫身康泰？
你听为妻诉根源：
想当初我父为丞相，
我母生奴姐儿三，
金钏本是奴的大姐，
二姐名字叫银钏。

姐妹三人数奴小，
奴的名字王宝钏。
大姐许配苏龙将，
二姐许配魏虎官。
小奴我花园巧遇薛郎你，
咱二人腊梅树下订姻缘。
二月二抛彩球来招夫婿，
彩楼前人山人海不一般。
文武百官奴不爱，
公子王孙奴不贪。
彩球抛给了薛郎你，
情愿跟你受贫寒。
为此事父女翻脸三击掌，
我父扒去奴的锦绣罗衫，
后门撵出薛平贵，
前门赶出王宝钏，
夫妻双双无处投奔，
破瓦寒窑把身安。
实指望恩恩爱爱过一世，
不料想西凉国造反犯中原，
薛郎你为国投军到战场，
撇下奴寒窑受孤单。
春天盼你到夏季，
夏季盼你到秋天，
秋天盼你到冬至，
盼到腊月二十三。

家家户户都祭灶，
为妻我送灶王上西天。
祝告他上天言好事，
保佑咱夫妻早日团圆。
奴盼了一日又一日，
过完了小年过大年。
别人家老少团圆乐，
为妻我独自一人破瓦寒窑孤单
單！

奴盼你一载又一载，
奴盼你一年又一年。
清晨盼你到夜晚，
夜晚盼你到亮天，
为妻我屈指算一算，
正正盼了你一十八年！
薛郎啊！
你投军在外一十八载，
为什么人也不回信也不傳？
莫不是疆场上终日征战？
莫不是负病伤怕对妾言？
莫不是被围困难以回轉？
莫不是国事在身不得閑？
莫不是得了富貴忘了本？
莫不是貪恋新交忘了旧欢？
怎不念二月二日楼前接彩？
怎不念破瓦寒窑結鳳鸞？

怎不念好夫妻情深意重？
怎不念共患难心心相連？
奴为你含辛茹苦皆不怨，
奴为你受人譏笑也心甘，
你本是池中蛟龙未入海，
奴自信兩眼能够識大賢。
我的母几次前来把奴劝，
她劝我走出寒窑把家还。
为妻我不願在相府享清福，
奴情願守在寒窑受飢寒。
今日里鴻雁与奴傳書信，
千里迢迢送君前。
見血書請君快馬回家轉，
快回来看看为妻王宝釧。
早回来几天夫妻能見面，
晚回来几天夫妻見面难！”
有心再写上三五句，
指上的鮮血已淌干。
写罢書信忙叠好，
將血書系在鴻雁背上边。
鴻雁啊！你若为我傳書信，
王宝釧有句話兒你記心間：
“你打食別落在平川地，
小心弓箭把你穿。
喝水別到大江去，
湿了血書認不全。